

僑吳集卷之六

遂昌鄭元祐明德著

五言絕

石湖十二詠

石湖



滄波渺千頃何處覓鷓鴣夷同姓千年後流芳著斷碑

新郭

闔廬創城郭俄徙傍湖山酒旆千家室今猶作市寰

拜郊臺

吳子築園丘祀帝存遺址魯亦取聖譏大神同失禮

行春橋

醉擁捧心過韶華艷綺羅至今湖甯上彩霓卧滄波
越來溪

始由嘗膳鑿戰檻逐波通今日憑誰占漁家一笛風
觀音巖

碧潭通海眼崖設大士座宛如訪天台石梁飛度過
治平寺

雲塢蘊招提開窓面湖渚時發鐘磬音驚散沙鷗侶
茶磨嶠

孤嶼突蒼翠波環鬱盤誰嗜先春味當來製鳳團
楞伽塔

危峰聳浮屠七級雕闌曲影落湖波心魚龍駭常伏
越公井

隋將移城時鑿供萬夫飲清泠尋丈餘倒浸青天影
御書亭

勅賜宋名臣穹碑載全畫至今孤亭中虹光照山白
紫薇村

公退紫薇省宅種紫薇花千樹臨山麓秋來粲曉霞
懷王敏德長者

清風起喬木虞麓浣花莊老我成長望平安字教行
懷亡友岳漢陽

白壁埋黃壤清風憶錦袍何當絮酒酌斜日下林皋
寄張景昭

舊宅桃花塢流波映草堂睽離將二月聽雨在方床
梧竹蔭蕭齋苔花綠上堦可堪春欲去捉筆遣吟懷

朱澤民山水

吹簫江浦秋舟蕩碧雲幽樾遡巖松下詩盟訂白鷗
永定空衲者送茶

塵慮困春華蒙分穀雨芽醍醐滋古本清氣溢詩家

岳生畫竹

脩篁含雨餘枝拂清風起掃破碧玲瓏高堂淨如洗

陳正孚畫

馮嶺少微星群峯列帝青太丘親貌得巖壑想嘗經

高彥敬畫

千疊硯坳雲巖崖杳莫分圖餘清興在又為客書裙

過九里寺

湖邊法喜樓千頃冷涵秋吟遶維摩室風生杜若洲

李遵道新竹

逗土細行鞭苔茵暖透穿生：無限意都屬薊丘仙

陳搏像

十年營一睡醒起欲安民忽睹金烏彩還山遂老臣

雲林小景

雲起野橋西層峯翠隔溪欲尋清閬閣古木^極榭簷低

王元章梅

明月西湖上清光似舊時東風露消息香雪滿南枝

子昂蘭

孤臣萬古愁湘渚水東流江芷汀蘿滿空令泣楚囚

子固水仙

仙姿豔玉肌輕拂五銖衣羅襪凌波去香塵蹙步飛

柯敬仲竹

羈栖江海姿飛墨鬢如絲天遠鸞留影簀簀雨後枝

子庭古木

巨材千稔資特立僵挺：東風吹不回雪屋冰壑冷

明雪窓蘭

結跏向雙莖濡毫成九畹襲佩芳馨多懷人江浦遠

六言絕

憶杭

湖山今古妍麗寢園此際荒涼春晚花開花落故文誰
在誰亡

淵明像

棄官亟返柴桑家資日付壺觴莫道先生長醉義熙年

號不忘

盡二首

六椽僦居避世一瓢淡飲怡情短褐少陵已往小冠子
夏復生

雪噴滿谿泉溜雲屯匝地松陰隔岸芙蓉千疊助我吟
詩撫琴

七言絕

懷徐士弘

錢唐湖上篠簕遊一榻長為孫子留頭白無成兩漂泊
輸君天地一沙鷗

懷張天民

金壇郭裏掃塵齋移向宜興傍古槐孫子讀書兒致養
更無塵雜到苔階

張貞居神光樓看雨

東風吹雨弄新晴仙子棲居吹玉笙不是春陰在簾幙
已應顛倒落紅英

濛濛靈雨向東來曙色軒窓面：開為愛條風吹潤綠
莫教人迹印蒼苔

碧雲千仞紫陽山都在東風化雨間細與陽春同霽霽
岸花汀柳亦斑斑

贈製筆溫生

今春予入杭貞居張尊師方建神光樓葛井西師與予知舊因留宿樓上對酒聯句予尚左不善書而師之書知名天下予句出捷甚師捉筆便書然屢索輒叱其弟子謂筆不佳最後出一枝上標溫國寶姓名師乃喜曰是固揭學士所賞識予雖不善書見師用筆書不已因取傍赫疏小紙試之誠善筆也既還吳國寶之子持行卷來首列揭公所品題而尊師獨缺然夫揭公寓師樓居四月餘子得公品藻而遺尊師可謂獲連城而失照乘矣行且入杭求師言以為重

因詩送之

神光樓上春聯句醉裏縱橫筆屢揮歸到吳中見蒙子斯文微藝有神機

溫生有子能傳業鄭老無書可寄君他日製成壺領記尚憑毛穎話慇懃

病中寄王叔明

跌宕王郎天馬駒冒蟠百篋外家書雨窓臥病三十日裹飯何曾見子輿

陶靖節像

袖裏慚無博浪椎酒醒空賦穉桑詩悲涼一曲山陽笛

滿眼山河是義熙

謝太傅像

秦兵百萬壓東南宗社安危已獨擔却真提書碁局底
諸君猶認罪清譚

病中寄光孝禪翁

我病在床身欲飛棋鋒何日賭神機想應近日繙經後
只有青山到竹扉

寄金山普禪

金鰲背上鬱蓋天長有神龍衛法筵午夜江聲推月上
浪花如雪寺門前

畫

舒嘯風林雲滿谿白駒空谷草萋萋相逢不作蘇門聽
應有長松鶴未栖

濯足清溪水已寒青山猶有此衣冠黃塵三尺烏靴底
誰與歸來把釣竿

水繚山迴深復深白雲茆屋住溪陰溪南十畝堪耕穫
何必囊中季子金

桂樹連峯山石出蕭然冠屨白雲秋只愁畏壘無尸祝
不愧長年為爾留

桃花源上蝶飛：誤却漁郎苦欲歸雲白山青一回首

落紅如雨點春衣

仙人樓觀隔層霞
隱者烟蘿便作家
萬壑千岩何處是
停撓試問碧桃花

肥瘦二馬

獅子花驕蹴暖風
滿臙如瓠氣如虹
年來恣飽天閑粟
朔漠當收血戰功
百戰終餘骨與毛
枯株倚着費抓搔
何人終惠還芻秣
拂拭風髮氣尚豪

叢竹圖

賦詩何處極幽探
多在青山海岳卷
一片綠雲塵跡斷
萬竿烟雨大江南

遊魚圖

潏刺春波藻荇深
方池容得五湖心
硯坳更有神龍在
難邀高岩早歲霖

題文山佩刀帖

逕露刀金柄屬誰
空聞斷指血淋漓
杜鵑啼暗江南月
臣甫年：淚雨垂

子昂臨東坡竹

戲墨王孫似子瞻
鷄栖石上着能
汴京回首西風急
流落江南共海南

東坡笠屐圖

得嗔如屋謗如山且看蠻烟瘴雨間
白月遭墓蝕不盡清光依舊滿人寰

伏生授經圖

老無牙齒語音訛斷簡殘編缺字多
不賴閨中賢弱息帝王典則竟消磨

蘇武牧羊圖

飛鴻歷：度天山何處孤雲是漢關
不滴望思臺下血君王猶及見生還

岳王廟

復得中原後殺身將軍未必恨奸秦
甘將三百年宗社君相偷安葬虜塵

武侯像

魚水君臣百世師風雲魚鳥識旌旗
三分天下何經意恨未中原復本支

讀碑圖

摩挲漢鼎孕饒願臣道為忠孝可移枉使南來五千里
越江謾讀孝娥碑

月夜懷十五友

庚寅仲秋夜月色如畫而貧居溪渚因念晉人云感

題稱十五反而誌止十一言以玉山
宿王致初兄弟及王季野
伯行三人合一也

念存沒心烏如割遂用東坡明月明年何處看詩平
韻賦詩懷友云

剡：台躔映五雲通明殿上玉宸君今宵賞月延秋桂
滿袖天香不見分

趙宛丘

月華浮海綠烟收曾照神光湖上樓惆悵塵生白玉塵
詩盟從此負閑鷗

張貞居

屋角冰盤擁爛銀清光千里不踈親桑官歸去輕如葉
應念滄江有釣綸

李雲中

覽古樓高桂影寒飛觴不厭接清懽天香落盡黃金粟
軟語何由接夜闌

倪雲林

每念道人張一無京塵填眼鬪髡枯師資賊害無人理
負子清光白玉壺

張文德

汲水秋風吹鴈聲一時分省有更生登高乎古中秋近
益有危言答聖明

劉張掖

天章閣下月孤明仍是中秋此夜情便到蓬萊宮裏住
謝安應便念蒼生

秦白野

芝雲如蓋擁冰盤携得王珣午夜看山色湖光秋十里
詩成應更刻琅玕

草堂賓王

闔閭城裏寄閒身四壁秋蛩語近人何異京華舊時月
清光且照白頭親

陳敬初兄弟

月上溪頭樹影長
婆婆老子據胡床
九天風露歸來後
桑落園林酒正香

黃金華

飛雲樓上月華明
幾度中秋在帝京
却有錢郎揮翰手
倚闌橫笛最含情

王季野錢伯行

南來看月異常年
身在仙岩溪水邊
名簡帝心歸想近
清歌莫惜杖頭錢

張宗兆

送張貢士

睢陽世緒邈如雲
君獨胸蟠錦綉文
莫為書裙散香墨
好攄三策表奇勲

送處州杜同知

見說吾家光祿墳
長松萬箇入青雲
子孫為庶杭頭位
應立車塵候使君
含輝天上少微星
曾照蒼古括城山水高
深民俗儉
不忘辛苦事岩耕

誰如別駕杜侯賢
純吏心腸鉄石堅
山板高低時雨足
郡齋篝火看畬田

贈麗水治農少府

一寸山坳一寸田
高低巖溜接山泉
論升起稅斤稱穀
此是山城大有年
牛羊日夕下山時
出穴耽虎正飢
不有仁侯護羸畜

麒麟折角鏡臬肥

寄顏元卿院判

戶外梅花落峭寒
窓前銀燭剪更闌
賈生只為憂明主
華髮蕭蕭鏡裏看

年華汨汨可相饒
魚躍春冰逆上潮
畝畝懷君不忘處
汲生難遠武皇朝

寄王可矩宗伯

江上羊裘把釣翁
一竿烟雨致時雍
客星祠下山千尺
不在雲臺彩畫中

昔年簪筆上瀛洲
萬里青雲映黑頭
相業要知霜後柏
烝徒有楫濟川舟

寄沈存齋

終惠長歌瘦馬行
杜陵頭白淚縱橫
風雲滿地無春草
頃刻難忘向主鳴

寄倪雲林

經鉏齋外月娟娟
嘗照梅花紙帳眠
回首三年幾圓缺
塵埃堆垛白雲篇

劉功父漢川亭

玉峯深隱漢川君
安穩書巢卧白雲
天祿校書兒輩在
青山留為客書裙

虞學士小像為其姪孫堪題

光岳英靈蓋世雄
九天象緯貫心胸
六經文字閑時運
韓柳孫丁又及公

紫芝眉宇鳳麟姿
自是文章百世師
何必凌烟畫冠劍
雲仍翼：奉烝祠

郭天錫雲山

飛墨來從海岳菴
春風吹雨滿江南
青山肯被雲遮盡
時聳尖奇一兩簷

朱澤民山水

樓觀參差山礧坳
漁舟遠嘯出林梢
白雲度盡千峯碧
鬻石幽人始定交

次泰監司提兵東廣留別吳中諸友韻

萬里南征瘴嶺過
夜聞何處竹枝歌
貂蟬原自兜鍪出
盍斬鯨鯢靖海波

白髮蕭：尚草玄故人
江海慰衰年
功成佇俟歸來日
只在城南尺五天

寄宇文國相

精思亭上李文饒
且衷經綸鎮海潮
相業從容龍尾道
唐家復數中興朝

寄貢泰甫授經

姑蘇臺下雨聲寒舍館青燈語夜闌父子日為師友處
遺經不厭靜中看

風：雨：百花洲何日春晴一醉遊滿目青山吟藉草
鷓夷未許獨扁舟

送陳玄禮之杭

錢唐湖上鴈聲秋涼入明公紫綺裘庾信清貧何遜老
登臨難寫古人愁

青山遠郭候潮過今古興懷意緒多到夜令人尚無寐
彎：月子竹枝歌

送何舉人北上

練川文學舊從游戶屨儒生學最優北上神京當六月
涼風桂子已含秋

聞說京師喜氣多萬家齊唱董逃歌塢金何日寬民賦
海宇頰：望泰和

送僧還開先

廬山面目翠千層飛屨孤禪不厭登絕頂倚雲無脚力
潭珠三伏洒寒冰

贈曹相士

魏武子孫誰尚賢相人唐舉得真傳王侯蝼蟻知同盡
留取幾瞳鑑碧天

陸仲明居笠澤以下養親裕如也詩以贈之
韓墅橋邊陸抗家灼龜靈應足生涯行人握粟遙相顧
虔奉慈親度歲華

事親能孝祇天知母子團樂不皺眉賣卜得錢勤孝養
菜羹香裏及時炊

顧定之竹

虎頭孫子顧參軍八法縱橫寫墨君龍伯由來寶湖石
鳳毛何事刷春雲

王元章梅

孤山無復有梅花寂寞咸平處士家留得玉髯醉時筆
歲寒仍舊發枯槎

虞勝伯畫雨竹

渭川烟雨綠漪：公子飛雲出硯池萬箇青琅秋一抹
高稍特聳鳳凰枝

館娃宮圖

複殿迴廊遠翠岑鴛鴦嬌擁畫屏金謾誇歌舞留君醉
千古人猶怨捧心

揩癢馬圖

啄瘡烏去未斜陽雨足春堤草正長摩擦樹根休枝癢
明朝要爾戰沙場

僑吳集卷之六終

二月初二日校於清水院

僑吳集卷之七

銘

吳縣儒學門銘有序

遂昌鄭元祐明德著



天下郡縣學莫盛於宋然其始則亦繇於中吳蓋范
 文正公以宅建學延安定胡先生為之師文教之事
 自此興焉若吳縣學按李宗諤圖經云文宣王廟在
 縣廨東南今三皇廟故縣治也紹定初永嘉趙善瀚
 始建學於郡城西南之賓興坊去姑蘇驛不百步其
 廢置遷易槩可攷矣宋以杭為行都中吳乃三輔近
 地縣學宜大於鄰邑然負城西隅於地勢蓋甚迫窄

更宋迄今累加完緝記刻具在至正十九年郡守海陵周仁縣尹丹陽張經皆以興學為己任覩學之外門日就廢壞乃始琢石為筵與楹上象日月堅緻聳峭翼以垣墻瑰麗弘敞稱其為子男學宮之門攝學事崑山盧熊及學之人士咸謂縣之有學久矣未有以石為門者非二侯致力興學不及是也遂為之銘曰

吳邑有學由宋始完宋社既墟學宮則存維學有門聿嚴啓閉因陋就簡蓋已歷世郡守周侯近古遺愛張令佐侯民所共戴琢石筵楹新作學門石質如玉子戶潤

溫木易蝨朽石堅斯久何莫繇是以啓其葇勒銘於茲豈特詆言來游來歌永矢勿諼

世壽堂銘有序

古之君天下者斂福於其己以敷錫於天下之人故人有樂生之心無歎息愁恨之苦有壽考之徵無天閼折傷之萌武王訪道箕子大經大法畢陳之矣而終之以五福蓋以為人君貌言視聽舉合乎天至於思而睿：作聖則又無所不昭合焉人君與天一致而無二則斂福於己者豈私其躬而已哉刑賞威柄惟天是循子養萬民惟天是法舉熙：然遊於太和

元氣之中甘露之所霖霖祥風之所披拂則其享遐齡躋壽域斷非厚誣斯世也氣錯而薄世澆而漓夫以孔子之聖而不獲斂福以錫民顏子之賢而不獲享有壽考此其扶輿而磅礴者或清或濁或嫩或惡有不可得而窺度也世雖媮甚而王澤猶未竭民猶有享壽祺者然益罕矣故視曩時耆舊有傳耆英有會九老有圖蓋如鳳凰麒麟不可復見也已况自兵興以來鋒鏑之下劫燒之餘荆榛骨骸沙莽蕭瑟亘數千里無復人煙兵旣之慘未有甚於今日其幸存而竊活者溝壑是憂又何知壽考康寧之謂乎而金壇張德常廼於吳中所寓之室扁曰世壽以奉其父天民先生居之先生今年八十歲耳聰目明氣神滋王其大父愛山先生年七十五歲而終其曾大父定軒先生於書無不讀於學無不講宋季趙信公最知人將起先生以共事先生知事不可為力謝絕之日與漫塘劉先生實齋王先生優游以終老其卒也年九十有三伯父林剛先生年七十有八至其兩老姑今皆年望九十起居無恙世言壽有種豈信然歟夫承平之日世享壽齡固足以夸艷今天下洵而德常以才幹在吳縣由丞陞尹人稱其賢既能養其父

以孝聞又能推其上世者年夙學以表章暴白之抑
亦何脩何為而能若是耶豈昔之人當錫福之盛深
培厚植不少槩見於世故其世壽若此其未已耶德
常今則施之於用而其厚德之積則又在德常也遂
昌鄭元祐辱交於父子四十年矣乃為銘其堂銘曰
金壇之山實系地肺山明川媚聿鍾人瑞卓哉定軒道
隆康濟斂英弗施當宋之季身躋上壽名高一世有子
有孫俱享遐齡天何所聞惟其德馨德馨必芬三壽作
朋永言世壽以堂以構壽若有種善培滋茂良耜澤
斯種斯獲我銘於櫟雖有秋無斁

石子硯銘

石有子孰孕形卯斯石：有靈硯之千其齡胤將文鋒
世發矧

周尹堂硯銘

予無以潤一邑：或蒙潤在茲硯坳是硯寔予金石交
其或是之散民不被其澤予視硯愧且外膠又何以解
人之嘲

箴

進道齋箴

吳人趙子奇名其齋居曰進道蓋取諸老氏之言曰

誰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夫老之謂道不能無憤排矯激之偏亦烏知吾儒中庸大道之全哉故是齋用言以箴

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兩間人物悉具奧妙綱常倫理是道可求不違戒懼謹獨用脩斯道甚大尤至精密屋漏有愧於道則數苟欲進之其少懈斯勿流異端毋惑他歧進：不已始終敬慎坦然由之實可賢聖

近思齋箴為高昌侯公遠作

繫人有心孰能無思：而惟一睿聖可期聖徒示訓在思之近譬則升階斂步而進級盡一級學博理窮篤志切問仁在其中始於親：遂及仁民方至愛物由漸以循格言用疏畀爾箴規敢告靈府敬而聽之

贊

常皋銅像贊有序

案常皋自為隴州留後當朱泚之亂德宗出幸奉天盜賊滿天下而皋能於此時竭忠徇節斬泚賊奴并賊叛將事聞於朝至建奉義軍節度以旌寵皋賊平德宗還宮闕台為金吾衛大將軍已而出為西川節度使時吐蕃與南詔不時入寇而皋能用間出奇南詔復臣吐蕃失援西南之民遂獲蘇息德宗累其功

加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封南康郡王蜀人德之至範
銅為皋像故老相傳大家鑄皋像至與皋身等中人
之家又次之雖貧下小家亦鑄銅為小像長僅二三
寸許歲時拜祭如神明焉唐亡皋大像莫之見其小
像散落民間者至用為鎮紙不忍致毀夫皋一介書
生其功煥烈耀竹帛而其小像流傳海宇者何止千
百人一是稱之唐常皋像也夫唐有天下三百有餘
年其臣如皋者固不少然皋像獨傳於世以見皋恩
德在蜀之人思皋不忘新舊唐書乃以劉闢嘗事
皋竟列闢與皋同傳闢反於皋歿後史臣宜寘闢於
叛臣傳昔老聃與韓非同傳人猶謂靜躁不同刑德
斯濫况闢反叛與皋同傳豈理也哉於是作皋範銅
小像贊曰

猗皋之生本自寒素及其樹立為唐哲輔南詔復臣吐
蕃却顧威振殊族天聲誕布微皋功名坤維幾捨蜀人
思皋祖也父也無小無大像皋於治以尸以祝錫之壽
燬唐社已灰皋像獨存世無董狐孰昭蒙昏於千萬年
我舌弗捫

張吳令像贊有序

曩子客荆溪主岳仲遠仲遠中表多姻戚若王君仲

德其一也仲德以宋閔闓居州市時延金壇張天民先生訓飭其子弟父之先生德字其身行乎其人凡溪大家無不敬慕之者於是買田築室請先生挈家荆溪之上今吳縣尹德常則先生冢子也德常日侍其親內而家庭外而朋舊人：得其驩心暇輒讀書講學德業滋進於是德常充然為荆溪之逸民夫何淮甸兵興而荆溪遂為戎首向所謂田園室廬盡為瓦礫德常遂奉先生辟地來吳以才著聞起家吳縣丞由丞陞尹縣遭亢旱焚劫而德常能涵煦以仁恩自非才美兼具能若是乎僕與有世契見其松石小

像而喜之為題其上云

鍾英金壇蜚聲荆溪以孝以友身脩家齊辟地來吳起家佐邑陞之製錦藹乎仁術我冠野服松石之間逍遙天遊良常之山猗歟老先生有此令子爾公爾侯必復其始

俞仲溫像贊二首

能讀父書而不迂能盡子職而家腴人知石澗翁易學之粹而不知其令子之非拘儒也幅中深衣有粹其容敬以持身所謂以道始終者歟

子之先君子學易究源委從衡變化間悉其終與始子

克紹其家以敬其生涯甘脆之養溫清之室冬之夜夏之日是謂能孝而有闕乎世教者也晚更事變歸休田廬有孫亭裕有子讀書優游乎石澗之書隱庶幾乎俯仰無愧者歟

孫高士像贊有序引

國家以清靜玄默扶翊政教故道家流有所謂正一也全真也雲間孫高士明叔者隱於其里九峯三泖之間讀書績學築草堂三間日偃息其中故雖甚貧用前人苦志篤學名其齋曰映雪手鈔書數百弓皆小楷齊截然有以為無所用於世視田野閒寂若將

終其身於是全真教主關真人號之曰清隱處士夫隱古之人初不擇於清與濁故屠沽負販可謂之濁矣然隱焉曾不異於考槃之士簞舞之人善乎介子推之言曰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故隱者不以文自章其來久矣今高士曰清隱豈外乎濁哉安知九峯三泖之間田翁野老朴茂純質於清濁奚擇焉遂昌山尚左老為題像曰

自吳大帝王江東雲仍如霧莫恚其初終猗欤明叔父屏隱乎葭茨之浦鮫龍之宮而其志則猶在乎映雪夜讀將萬卷羅絡乎心胃是誠其像耶有相斯長矣非其

像耶何其逼真而飄：乎烟水之上矣譬之郢鼻之斲
槩難乎召匠矣

蘭渚生像贊有引

生而負偉異之才傑特之器必不肯齷齪為轅下駒
老死而已人間世固有所不屑為於是欲乘雲御風
視蠅蛆滄：億萬起滅何足道哉迺遂棄俗欲與古
仙神人積精鍊氣以至於長生然既曰仙矣惟恐人
知之也鍊之冥：之中脩之擾：之內顧吾身才器
雖未能與天地久長然天君期復一念萬年湛寂真
明百神聽命凡所謂龍虎鉛汞以成金匱而不壞者

豈區：服金石之謂哉蘭渚生妙悟此理而進此道
者也有為之畫其像遂昌山尚左老人鄭某贊之曰
蘭生於渚人孰蘭予：惟生如湘纍匪蘭不取既紐之
以為佩復緝之以為宇累以忠自沉生方以不死自神
逮將系萬古而一成純是之謂蘭渚生庶幾乎其真者
耶

題

題瑞竹堂記

祕書郎白野達公兼善父守越有治政其喪母夫人於
越也越之人乞留塋於越至正七年春服闋其秋天子

以禮部尚書召公北上道吳遂昌鄭元祐送公西出閭門外即驛亭坐語雖匆遽然猶握手論文首言在越時嘗為越僧永師者作瑞竹堂記公自喜是篇誦琅：可識也然恨未得見其繕寫本已而師來驛亭別公去意戀：不忍舍乃知其不憚遠由越送公入吳永佛者也豈有所外慕乃依：於公哉於以驗越人愛公之深非苟然也明日師携卷過予得所謂瑞竹堂記讀之信乎屬詞工而構思密也夫竹之為瑞豈足以發公之藻思顧猶若此其精密矧朝廷之上麟鳳龜龍諸福之物待公紀詠論贊聳皇家盛德如三代之隆此固迂儒所屬望也非而非溢美於公云

題諸體帖

六書垂世於三才萬物之理無乎不具然而取義至精多蘊奧後之王者世守之又懼其傳之久而亂之也於是命有司歲一出考察其文之異者而同之周衰而列國異政鐘鼎銘款有不出於六書者紛：籍：然猶不至大失其真也今觀此諸體篆於戲矣是皆古制不幾存人自為學其失可勝言哉可勝言哉

題雪擁藍闌圖

按唐書昌黎韓公從裴丞相平蔡還朝擢刑部侍郎元

和十四年正月憲宗以鳳翔法門寺塔藏釋迦佛指一節勅中使杜英奇香花迎之入光順門留大內三日仍送還寺時王公貴人下及士庶無不傾動布施供養填塞道路公於是上疏極諫憲宗大怒遂貶公潮州刺史行至峽關遇雪而其姪湘解后途次用賦七言律一詩世所傳誦謂其詩義而有禮夫士生於世出處兩塗而已吾非匏瓜無繫而不食故必出而事君然而出也亦必審其時之如何使時不可出固當儉德辟難時而可出而猶低徊隱約以獨善其身則又君子之所不予也唐更天寶以後積衰亂以至憲宗乃始屈已從諫羣賢在朝逆賊就剪勃然中興公於斯時倡文武周孔之道以事其君遇事不諫則上負天子下負所學故雖暫斥一時千載之下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何則由其出處惟道是從無可貶議者也世之君子觀此圖當慕公斥逐於憲宗之朝是君有可引於道之資公之諫非肆口而言也又當觀公平日所以持身守官者皆盡其道而後可以諫其君也不然則是朝不坐燕不與始可全身遠害而已耳不知出處而曰安榮而無斲則又皆公之罪人也

題楚州尼真如十三寶記

畫意二字皆填補

皆取方寸存心

先儒謂天以形體言乾以性情言帝以主宰言蓋皆以理言之也然所謂帝有非視聽所及見聞豈以紫金為闕玉清為宮紅雲一朵之中冕旒袞裳百億侍真森羅擁衛以掌冥權禍福淫善以主宰於億萬千劫之溟滓寥廓其可也哉唐寶應元年建巳月楚州尼真如恍惚升天得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群臣表賀至今楚州寶應縣勒之金石者有所謂元黃天符并穀壁有所謂如意珠有所謂琅玕二珠有所謂玉印有所謂雷公石斧有所謂玉雞有所謂王母二環有所謂紅鞋鞞有所謂玉玦有所謂皇后采桑勾凡十

十有三寶應本西漢平安縣寶從天降於茲也故朝廷為之改元時上元三年夏四月也真如見五色雲中有人接尼登天見神人若天帝授以上所言十三寶使携以下人間厭鎮兵戈腥穢之氣使其為寶誠足以鎮禦世難則玄宗宜享高壽不應遽崩而肅宗亦繼之以物故於時祿山首叛構兵史思明連禍尤慘使其無有則不應改元改縣以紀瑞也然唐自玄宗尊崇老君為其始祖每詔下郡國輒言老君降又言得老君真符其事抑亦可恠矣宋范蜀公作唐鑑不直斥其妄而但歸罪於肅宗儒者據經義以為言扶植世教意於子不語恠

司馬公作通鑑欲世之人取鑑於理亂興壞故真如得寶亦皆備書其旨微矣今平江路總管周侯信夫寶應人嘗得寶圖石刻恐後泯滅奉藏縣之崇真觀開山道士曹君執善為侯鑄之石侯由淮入吳徧歷清要莅官臨民謹愿恪實吏畏民懷逮所謂無言不讎之君子也其於是記殆亦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之謂歟

題袁通甫詩

今集慶所公向年客南屏覃思文字視明教癖音不啻方駕過也故論議詩與文蘄少許可獨盛稱吳人袁靜春先生所為詩清麗秀潤數十年所無有某已驚掉而所出先生詩讀之恨不多見而所言已足信及來吳先生之子泰仲長與僕相友且已集先生詩若干卷刊行因盡得先生而所之言益信此卷先生手澤仲長寶藏者鮮魚君首題直以杜拾遺黃太史並言黃從杜出其間不可分寸亂鮮于大手筆而其言如此蓋有所見爾所公今為天子祠官言倫重當世臬閭巷賤士不足知先生故託所推重先生之意於後而歸之仲長云

順辛未四月書

題石澗書隱記後

鄉予入吳時吳中老儒先生尚多存者潛心於經傳無

意於利祿仰館授以自給托筆硯以自怡我冠裘衣非書史不譚非理義不由若俞石澗先生蓋一人也先生於書無不讀而尤潛心於易其為註成書而先生物故今幾三十年而先生之子：玉將以易說刊行於世且建石澗書隱於采蓮里有花卉竹石園池室廬真稱隱者之居烏嘗謂易有消長之道始予入吳民負資相雄無幾何時而消息盈虛若夢中事顧欲如先生有子有孫又能世其家而不墜要非先生幼躬厚積不能若是也里人陳君子平為作記文字齶截可喜故某書其卷末如此

題兩伍所表後

自兩淮兵興中吳雖粗完而飛鳥轉粟軍須百役無晷刻停平時文物視他郡粗勝今則索然矣况淮東戰區積骸醜血其人士奔逃流落之餘喘息且未定而兩伍張氏家其孫天永挺身而來避地常熟扣門請見以禮部員外郎余君廷心甫撰其兩伍所表視所書則予故人宛丘趙子期也讀之乃知其家一門五世詩禮克紹由文儒顯筮仕於朝雖更亂猶乞言於人以表章其先德夫以中吳尚完文物已不逮昔而天永顧拳：其世緒自非身更百罹不忘其先者弗能爾也當趙宛丘後

書阡表迄今十年矣為至正十五年乙未秋八月丙辰
識

題良常草堂卷

荆溪王仲德以故宋將家子孫博古嗜學延致金壇張
天民先生於其家德常蓋先生子其父子績學能以其
道行於荆溪荆溪之人為其父子買田築室居甚充設
無朋從枉訪仲德必過德常飲酒賦詩蓋極一時之盛
卷中所謂良常草堂者德常扁其室示不忘金壇故居
日接良常之山也俯仰廿年不惟當時朋从大半淪落
而荆溪更世變鞠為丘墟仲德亦避地去鄉土故獨德
常父子僅存全其家於中吳而德常以文學起家今為
吳縣尹予與德常最友善觀畫誦詩感念存歿為之慨
然

題薛真人誄文後

玄卿向留吳篤斯文契誼數相從已而還山中詩文日
已精行業日已高且謂余曰今奉璽書領教事往杭之
佑聖觀子幸一來豈料玄卿遽沒於山中也耶鄭無用
出抗仙儒張伯雨為之誄三讀其文而悲之若玄卿者
方且於古之博大真人游於太微之上夫豈言語文字
所能贊美哉

題復見心清江行卷

見心携江西友契詩文一卷入吳中讀之所謂幽然而
光蒼然而古者皆具有焉近日人情薄至以詩卷送人
不異土產風物然可讀者蓋甚寡由索之者非具眼故
雖塗寫滿卷令人嘔惡見心雖桑門其於內外學高出
人表宜其所貯皆連城夜光云

跋

大戴禮卷後跋

漢滿儒傳經雖未必盡純而其間多可采者若大戴禮是
已按漢書儒林傳戴聖字次君嘗為信都太傅今大戴
禮乃題九江太守戴德撰宋宣和間山陰傅崧卿蓋已
病其訛謬以為世亡漢史而大戴德獨傳後人詎知德
為信都太傅歟其為書凡十三卷摠四十篇隋志亦以
為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為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
小正之別至傅氏釐析經傳始可讀然今不敢鈔入傳
氏說懼紊舊章也若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
者無諸本可定也或謂漢儒得記禮之書凡二百四篇
戴德刪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聖又刪德之書為
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小戴為人見何武傳此所不論
然大戴禮首題三十九終八十一凡四十三篇中間缺

者四篇重出一篇其不可復見者則三十八篇故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其缺者既不可復見抑聖取以為小戴之書歟其間禮祭篇與小戴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同勸學則荀卿首篇也哀公問投壺二篇盡在小戴書然其諸篇亦多可采潁川韓元吉在淳熙間得范太史家本校定蓋謂小戴取之以記禮其文無所刪者也若夫取舍保傳等篇雖見於賈誼政事書然其增益三公三少之責任與夫胎教古必有其說否則不應有是也至於文王官人篇則與汲冢周書官人解相出入夫汲冢書出於晉太康中未審何由相似也若公符成王祝辭而稱陛下於考古何居餘諸篇先儒取以為訓論者謂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嚴禮樂之辨究數度之詳要皆有從來第不可致詰然其書度越諸子也明矣海岱劉公庭幹以中朝貴官出為嘉興路總管政平訟理發其先府君御史節齋先生所藏書刊諸梓寘之學大戴禮其一也遂昌鄭某向嘗學於金華胡汲仲先生之門每以諸生拜御史公得聞緒論上下數千載亶忘倦而公不究德故始發於嘉興公以某嘗承教於御史公也故授某識之卷末云

跋聚星樓卷後

記中五君子者皆布衣時某俱得內交而友之者其交情疏密雖殊顯晦亦異然不諂不瀆其始終則一也吳蘭陵手寫詩文一卷以遺某：以貧而屢遷竟失之論其所學方當大用豈意其最先卒柳東陽以七十之老赴召北上居無幾客死於京子長與某同庚聞其赴召至錢唐而疾作甫及家而逝今歸然如魯靈光高卧武夷山中則杜徵君也雖時有書問知動履然不面已十餘年惟黃侍講前年召赴都去歲辭疾與告南還中書適遣使趣赴闕今春劉張掖降香南鎮而道吳也聞其老而強健今敬德之樓居溪山宛然題識仍舊然後欲得五君子者登臨笑樂以合并於斯樓之上蓋斷然不復有矣今年至正庚寅也

蘇文忠公恕察帖跋

觀文忠公恕察帖辭簡意真猶有晉宋間風流餘意豈若宋末年繁文陋書為可厭哉

跋雲笈七籤卷後

莊周氏生哀周所著書於道有獨見豈諸子所能彷彿哉蓋其時六經非有所表章也而其言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後世鴻儒輩出不能易其言也至其論列墨狄禽滑

釐鄒衍田駢慎到惠施鄧析公孫龍之徒皆掇取其言以折中其是非舉無所逃於周之獨見至論古之博大真人則推尊老聃閔尹然其謂道則不過悞弱謙下為表空虛不毀萬物為質若所自序則曰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茫乎何之惚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周之言若此非超然有卓見於腥腐之末世惡能若是哉太史公當漢興欲上繼六籍成一家言然是時學士大夫更坑焚之後措紳罕少無從講明所為遷惜者雅不足也將欲上繼軒轅下逮漢武固乃局於春秋內外傳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所為遷惜者博不足也然而遷能有見於百家異同之說析而為九流獨推尊道家氏之學以為無為無不為又曰神大勞則竭形大勞則弊神形離則死遷之言如此是若有見乎脩鍊葆抱以固其形神者故西漢二百餘年間英雄卓特之士皆有取於黃老之學要皆遷有啟之也今其書所謂道以家者流之學雖不能盡見其純全然祠竈方藥所由始醮祭祈禳所由終蓋班班可得而見矣由漢迄晉魏以至於唐昧其本而惟末是求忘其大而惟細是適於是改年以為太平真君任道而為山中宰相却兵而禱於大道構亂而結於諸方其極盛至於唐推其祖為混元

上德受其階為三光高明其英偉人君傑特輔相服食
丹劑佩授籙攷之史冊綿不絕書更五季離亂至於符
宋之初興與高道絕特之士僅有希夷先生未幾而張
守真之徒出逮乎真宗崇奉天書以王文正之賢猶不
免况王欽若者乎時之人以時君所崇尚也悉其聰明
竭其聞見網羅六合之大搜別群物之細幽之為鬼神
明之為禮樂織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研極
乎三才萬物以著道家之為書所以中人君之敬首世
尚之大蓋莫備乎雲笈七籤之為書道家者流崇信之
不異乎天真皇人按筆以書之盛典也於是尊之度之
列於飛天法輪祕為琅函寶軸更今四百餘年矣能讀
其書者蓋其寡而况於校讐手寫者乎而李虛白高士
素有志於學仙也手寫是編凡若干卷字結體道家終
始端慎曾無錯漏其用心抑亦至矣繕錄既完南走武
夷山中求杜徵君為之序徵君所以稱道之者疊不
絕而予與徵君交契非一日徵君既許與若此則予也
安得以蕪陋而不為書以繼徵君之卷末也哉

書

與張德常二首

僕贊即無補深有媿於左右方圖念咎以埃屏黜又蒙

移檄李力薄志劣何足堪之第以稍遠教音為千萬恨
伏惟坐治之餘動履康適深慰深慰今因顧仲雅到州
之便謹用附狀問起居僕亦自是行矣仲雅道合氣冲
才勝於昔者欲為把茅蓋新之計令人忻羨會問必自
見之也

比旆將之嘉定連日阻雨不得追送然朋友間以詩以
序其所以頌遺愛揚令名播德馨可謂禿盡老筆也已
早晚鑿諸石如馬令皆有尊嚴皆有學問何其酷相似
也且聞下車之後一州之民蒙被膏澤驩聲洋溢想見
儒者治効非俗吏所可企及秋高氣清亦欲挈扁舟至

海隅以觀新政未審雅意如何州西：隱寺一老僧可
中庭今示寐久矣其生時待僕甚厚至今塔未有銘望
閣下發揮其德不可泯沒其聲光也舊友翟文中：外
仕宦久矣廉謹有學今避地在界牌之綽墩將飢死閣
下能屈致於治就學月給廩以活之亦盛德事之一也
秋向涼百穀時熟惟厚愛以膺大寵不一

與杭州路廉宣差起咨褒封岳王書

某老矣每自念先大學士忘其齒爵德以下交問卷之
小生不惟溫顧之而已其所以勸獎成就之者銘感心
膺更百世其能忘之哉閣下以名門世胄別歷中外遂

爾秉麾出鎮錢唐某自恨孤貧動身如拔山徒極傾企而已故宋忠臣岳武穆王其墳墓在杭西湖北山更今二百餘年矣岳主勲烈在旂常忠義在海寓姓名在竹帛閣下以文儒世家能言之能白之今岳墳主僧可觀者念王為忠臣烈士而求朝廷褒封祭祀之典缺焉自非閣下勇往作成則王平生何以著顯於天下江浙省掾史宋懷玉於是事嘗殫竭其力閣下試扣之當知某言為不妄時暑向炎望厚愛為國自重不具

與烏程千壽道明府

某罪逆餘生本不可詳姓氏上於几格然性賦騫直見有義激於中者輒欲布憤懣為當世大賢告某舊居杭西湖西與岳鄂王墳寺百步而近故知其事為詳寺久廢於庸僧今宣政院劄差一僧可觀為住持寺有田七十畝典賣在烏程兩鄉豪處幾十餘年亦嘗數遍經官俾歸此田而至今掎為已有愚竊謂胡安定先生之墳得先生而後歸正今忠武功德正是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者而何物鄉豪乃敢據其先朝所賜田自非儒者道義憤激幾何不以為迂且誕者况典寺田自有通例深惟先生公明所照不孤此意耳干瀆清嚴殞越待罪伏乞尊照不宣

與歸安年景陽

某頓首隆先生閣下前日聞長令即入吳以不獲一山見為慚人從吳興來者輒能誦閣下治政之美清剛堅決百里遺民蒙被潤澤者和風甘雨溉及凡物可勝既哉某兀兀中吳閣巷間無足為道者茲恃雅度輒有白事杭州褒忠寺忠武岳鄂王香火院也有田在湖州人為人所據今主僧可觀為住持欲經理之寺久廢而觀甚負閣下念鄂王忠烈出力為理之亦盛德一事也冬間欲望履幙未審可動身否伏乞尊照不次

前以岳忠武褒忠寺主僧可觀訟田事曾具記上陳典

籤氏繼而此僧來備言閣下見義勇為已為復得廿餘畝仰見盛德之至肯為地下枯骨復其烝嘗功德何量耶因自念某生岳墳之西方其幼也目擊其廢稍長鼓篋從旁一故宋老儒讀書又見江州岳氏及宜興仲遠之家圖興復之已而先人之廬不自保比入吳罔知墳與寺之益墜而廟貌香火一朝委地也舊隣有來吳者往能言之言之未嘗不淚下也夫淚下者豈有所為而然哉秉彜之心忠義之激不能自己耳僧可觀雖愚戇而能殫力為忠武晨香夕燈之謀夫豈偶然哉天於忠義之報必陰有以相其衷者以故忘其犯分輒書閣

下閣下平昔忠義激烈德望孚人據此而可忍孰不可
忍茲舉也上當告於分司下必告於路官使其田盡復
則觀且將紀公盛德刻之堅珉置之忠武祠下使萬世
永久不朽夫豈一時拘拘者所能與哉情辭迫切伏乞
照恕不次

與烏程張元明判簿二通

去年嘗一再辱書有自吳興來者輒能言閣下持官持
身冰清玉剛文穆公有孫矣英聲茂實夫豈久淹簿領
者當拭目以俟茲特雅度輒有白事杭州褒忠寺宋以
祀忠武岳王有田坐落貴治久為土豪所據今主僧觀
者將經理之寺久廢而觀甚貧閣下能念王香火載在
祀典肯出力為理之誠盛德一事也柯博士近於九月
初還吳觀遣人求書述以故柯公不及作書勿訝勿訝
末由會晤尚幾厚愛侍奉吉慶不次

前日來吳不遑款一餐皇恐逮今岳墳寺僧可觀者備
言閣下德政之醇美可慰且言忠武王瞻墳薄田雖已
復得而無所執證慮及久長必得湖州路一宗文據則
其由田畝將來始不為強有力者所轉移也於是觀復至
雲川有丹立書與何節推可以為其緩頰處完而昇之
忠武有靈未必不鑒臨在上也貴邑五大尹三月間在

吳亟於賈治安縣令坐間相會不敢易：作書倘會仲
穆節史仲光博士德茂教授皆為敬幸甚

上達監司啓

恭審輟講金華出司水監屬使節於漢室之老豈惟明
農驗田畷於豳詩之章莫先徂吟宣恩言則魚鱉咸若
論人望則草木知名歡騰隴畝之間喜溢江湖之上而
迺扁舟適越意欲卧夫東山一札來吳恩益隆於北闕
蓋進退一循乎義命則身心倍切於聖賢况憂國丹誠
水萬折而必歸於海律身清節月孤朗而不翳於雲故
能屹砥柱於中流振高風於末俗况詞源决三峽之漲
理崖樓萬殊之回任道若韓而無其貴富之欲立朝似
范而有其憂樂之惊既悉其忠以事君不遺其暇以游
藝文柯玉樹補石鼓之殘垂露金莖發鴻都之秘人有
其一已足尚公兼其全若無能方且知無不為益加卑
以自牧用是入參鈞軸夫豈久淹水衡其栖遲中吳困
頓下土老牛舐犢顧豈望其代耕鳴鶴在陰亦非圖其
繼和弟惟衣食之計難忘父子之情使坐視其飢寒實
所不忍兼自厄於困窶何由克全既濁質不可以業儒
茲苟面乃從其為吏便蒙龠合之祿能無榜笞之憂事
急目前慮拋身外旁無蟻子之援難似登天使鼠有壤

之餘亦堪為地其如貧病凋落不可裁蔣生成平時友
朋公然以貸而徵其科缺上界官府明秉以心而昧其
從違譬逐兔而疾足高才似鬪鴨而神槌毒手天乎此
若命矣何言自非恭遇監司內相白野先生閣下吾道
丕基斯文元氣視顛連之無告不殊痛苦之切身識理
亂之未形洞灼幾微而敷政某素聆緒論茲覩未光敢
云蘇章之二天實希伯樂之一顧編摩雖淺依庇則深
謹再拜具啓以聞伏惟鈞慈俯賜鑒念謹啓

再奉監司達白野先生書

竊觀洪範皇極之所建上有躬行之實下有觀感之化
使天下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舉莫不於此取則蕩：乎
平而由會極歸極之道夫豈外於其時君相之一身蓋
君相者裁成輔相乎天地而左右乎民是之謂造命而
不由乎命所造也職是之故老者以安病者以養顛連困
悴者有托慙昧無識者有教愚而可進於明弱而可至
於強久之蓋亦莫匪可官之人可封之俗也某不幸生
而家甚貧右臂在襁褓為乳母悞出其骨骸然以父兄
之教在髫髻時即知向學雖隻臂不免薪水之勞猶未
嘗頃刻廢讀誦稍長從先生長者講學禮薄如束脩不
得行乘壺牽犬不得舉多竊從弟子却食之末以聰遺

言緒論年將冠於六藝百家之言粗嘗涉獵今河南省
參知政事先立趙公念某力學蒙招於其家日夕講論
月得脯金以資養親行無完履卧無完衾則於文詞努
力師法先秦兩漢名家者流支作而亦不敢出怪竒僻
澁之言而必要於和平雅淡之歸未覺名稍動人自浙
以西室僅有餘者延訓其弟子蓋年及壯而尚未娶藉
知愛割衣中之羸為娶吳下貧醫之女遂連得三兒獨
長兒身存餘皆病闕食指加而家益貧去冬趙公為國
子祭酒雲中李公仲賢由湖南憲除漕府萬戶離京之
日趙公躬至其寓道某子盡補小吏以糊口而瞻親李
公以斯文之故比下車即過某之僦居而以趙公之言
告於是兒倍荷李公及今漕長章公成就之也於四月
十三日遂押指揮下鎮撫所令於十月俟所吏顧迪滿
缺收補宣料李廉使一旦棄官北上有平江富人子程
丙者厚貲托該吏別押指揮攬小兒名缺某深自惟念
貧病若此苟非趙李二公垂念斯文則倍兒區區所吏
夢想所不到今以二公之故印押公文昭章明白以發
行矣不識何故而程丙者迴幹轉移乃爾攬奪竊念病
廢老生於洪範六極所謂病憂貧弱者也趙參政李廉
使皆以太平盛世聖君之賢相斂時五福以錫庶民為

心也於是造就小兒令得龠合之祿以養其病廢殘骸
今缺期在邇而乃見奪於富家小兒然此不敢自默有
孤趙李二公之厚德也於是上告脫能宣布聖君賢相
歛福錫民莫先於寬者獲吐屈者獲伸貧老無飯者獲
有所養是則閣下之任也不揆微賤上干鈞嚴進退之
間皇汗悚仄

疏

虞雍公誅蚊賦刻石疏

宋丞相雍國虞忠肅公嘗作誅蚊賦內傳後公之六世
孫翰林侍講學士以文儒顯既告老還江右而白雲閑
上人與之有舊自吳訪之於臨川蓋雍公文集舊嘗刊
於蜀而版湮毀學士後雖貴而雍公集求之不得竟不
復刊學士之父參政公大德庚子歲亦嘗至浙物色雍
公集竟不可復而僅於道士侯頤軒處得誅蚊賦藁
然竟藏於家上人以賦藁為請學士為發篋取讀上人
曰丞相真蹟不敢望得學士手書一通東還吳則幸矣
學士遂為草謄錄而仍記顛末於賦後上人念學士詩
文好事者已悉為刊版若雍公之功業雖不繫於文字
有無而誅蚊賦僅存耳兼聞江右近經寇亂百不一存
於是上人欲以學士所書賦勒之金石庶經久弗墜而

上人老矣力弗逮迺以此賦歸於公之八世孫戡字勝伯者俾刊之勝伯既績學克世其家以世故棘蕚益貧困固宜寶而藏諸而猶慮夫泯而不傳抑亦負上人之意敢以是干諸好事君子見助焉則賦刻諸石無難者矣敢請至正十七年秋八月牘書

重建岳鄂王祠寺疏

杭州路西湖北山褒忠衍福寺伏念故宋太師忠武岳武穆鄂王忠孝絕人功名盖世方畧如霍嫫姚不逢漢武徒結志於公家意氣似祖豫州乃遇晋元空誓言於擊楫賜墓田於栖霞嶺下建寺祠於秋水觀西落日鼓鐘每

為聲寬於草木空山香火猶將薦興於淵泉豈期破蕩之愚頑盡壞久長之規制典祊田墮祭佛宇春秋無所烝嘗塞墓道揭神棲風雨遂頽廟貌鵙鷓夜啼拱木躑躅春吐開斷垣淚落路人事闕世道教蓋忠臣烈士每詔條有致祭之文豈狂子野僧攬國典出募緣之疏望明有司告之臺省冀聖天子錫之珪璋褒忠義在天之靈激生死為臣之勸周武封比干墓事著遺經唐宗建白起祠恩覃異代下均士庶咸共見聞謹疏

追薦故元帥達公亡疏

斯賊拚死人臣之大節凜然請佛證明朋友之文情痛

甚竊念物故中奉大夫浙東道都元帥白野達兼善先生以科名甲天下以行義著朝端潔白之操寒於冰霜清明之躬炳乎日月切磋斯至殊有得乎聖心啟歷雖多不少罹於官謗使久居廊廟必有益寰區奈京觀未築之鯨鯢鍛魏闕孤騫之鸞鳳身後纔一息能續蔡中郎之傳眼前方百罹誰念顏杲卿之死某托交最舊慕德如新慟哭西門羊曇之淚如洗蹈死東海魯連之恨奚窮匪依憑覺皇昌薦揚烈士伏願英靈如在豈但毅而為鬼雄幽爽不違要且張而作人極以助神當代以

增光斯文

僑吳集卷之七